

宋元學案

上海文瑞樓印行

慈湖學案表

楊簡

子恪

老楊子
象山門人

五世孫
芳

六世孫
伯純

七世孫
圭

袁甫

別見絜齋學案

馮興宗

馮國壽

史彌忠

父漸

史彌堅

子實之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史彌鞏

孫蒙卿
別為靜清學案

王撫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史彌林

父涓

錢時

子櫛

從子允文

洪楊祀

夏希賢

子溥

鄭玉

別為師山學案

趙汭

別見草廬學案

汪汝懋

沈源

唐轅

子清之

子潛之

吳瞰

鄭玉

別為師山學案

汪汝懋

見上大之門人

方道猷

呂人龍

洪震老

鄭玉 別為師山並大之同調學案

陳苑 別為靜明寶峯學案

以下慈湖融
堂續傳

宋夢鼎

魯淵

洪源 子璵

張復

朱魯同調

族孫蹟

汪汝懋 見上大之門人

洪夢英

史守之

史定之

陳損

子蒙

張端義 見上慈湖門人

全謙孫

從子省

父汝梅
附兄鼎孫弟頤孫

全晉孫

子彥

黃潤玉

詳見明儒學案

族子
整

桂萬榮

子
錫孫

四世孫
同德

桂彥良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桂璵

並石坡續傳

童居易

子
鍾

孫
金

附師李儼
王休

子
鉉

曹漢炎

嚴畏

黃震

別為東發學案

曹嚴講友

趙彥臧

曾燭

鄒近仁

子曾

鄒夢遇

葉祐之

張端義
見上慈湖門人

徐鳳

曹夙

張渭

張汾

孫明仲

沈鞏

許孚

朱介

魏槩

沈民獻

四世孫
輝卿

五世孫
源
見上遜齋門人

劉厚南

舒銑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方溥

王子庸

馬樸

子變見上慈湖門人

馬應

馬變

王琦

鍾季正

舒益

洪簡

舒衍

別見絜齋學案

吳埴

吳炯

余元

鍾宏

嘗正

邵甲

子大椿

鄭棠

王震

鄭節夫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顧平甫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張端義

王晉老

何元壽

傅正夫

傅大原

別見說齋學案

薛疑之

子璩

夏希賢

洪楊祖

並見融堂門人

錢頤

見下融堂家學

趙與憲

孫偕

別為靜明齋學案

私真德秀別為西山真氏學案

劉宰別見歙麓諸儒學案

舒璘

沈煥並為廣平定川學案

袁燮別為紫齋學案

韓宜卿別見清江學案

蔣存誠

沈文彪子民獻見上慈湖門人

湯建

並慈湖講友

葉秀發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韓度別見清江學案

並慈湖學侶

宋元學案卷七十四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湖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慈湖學案

祖望謹案象山之門必以甬士四先生為首蓋本乾淳諸老一輩也而壞其教者實慈湖然慈湖之言不可盡從而行則可師黃勉齋曰楊敬仲集皆德人之言也而未聞道予因米其最粹且平易者以志去短集長之意則固有質之聖人而不謬者述慈湖學

案

梓材案慈湖學派梨洲之原本附列金溪學案自謝山始別為慈湖學案

象山門人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進士調富陽主簿嘗反觀覺天地萬物通為一體非吾心外事陸象山至富陽夜集雙明閣象山數提本心二字先生問何謂本心象山曰君今所聽扇訟彼訟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見得孰事孰非即決定為某甲是某乙非非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邪象山厲聲答曰更何有也先生退拱坐達

旦質明納拜遂稱弟子已而沿檄宿山間觀書有疑終夜不能寐矐矐欲曉灑然如有物脫去此心益明淳熙元年母喪去官營葬車廐更覺日用酬應未能无礙沈思歷日一事偶觸始大悟變化云為之旨交錯萬變而虛明寂然服除補紹興府理掾差浙西无幹知嵊縣外艱不赴起知樂平召為國子博士以爭趙汝愚之去主管台州崇道觀嘉泰四年權發遣全州未上論罷主管仙都觀嘉定元年累遷至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三年除著作郎遷將作少監面奏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寧宗曰然問曰田如何寧宗曰止學定耳先生謂足无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是非賢否自明他日又言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寧宗曰是如此問賢否是非歷歷明照否寧宗曰朕已照破先生頓首為天下賀出知温州督賦之吏不入縣庭但移文罷放籍訪賢人崇孝養而已架羅戟門令投牒者自鳴鳴即引入剖決无時縣官賢否即雜訪之小民之至庭下者言人人同乃行黜陟其待僚屬方據案書判有喏于庭者无問誰何即釋筆拱答務以德化感人民自悅服除駕部員外郎改工部除軍器監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寔錄院檢討官丐祠而歸以寶護閣學士慈溪縣男太中大夫致仕寶慶二年卒年八十六謚文元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遐方僻嶠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慈湖先生也所著有甲豪乙豪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已易啟蔽等書慈湖已易

易者已也非有他也以易為畫不以易為已不可也以易為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為已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已不可得畫而為一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无以形容之畫而為一一者吾之一也一者吾之一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以加知也一者吾之全也一者吾之分也全即分也分即全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惟觀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觀夫隤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為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為已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是无惑乎自生民以來面牆者比比而不如是昏之甚者見謂聰明也夫所以為我者母曰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无际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為也混融无内外貫通无異殊觀一畫其指昭昭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无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即乾健者也天即一畫之所似者也天即已也天即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陰陽之氣合而成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三者

形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寔一體也故夫乾象之言舉萬物之流行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備于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寔與虛傳觀縱觀何者非兩一者所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坤順也明乎地與妻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故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為臣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則夫乾坤之象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元二元也坤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與至之元二言乾與坤之元二道也乾何以三一也天此物也人此物也地此物也元二一也元二已也皆我之為也坤何以三一也天有陰陽日月明晦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震明乎如此者陽為主自下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為主陰入于下柔隨之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坎言陽陷乎兩陰之中內陽而外陰水之類也此我之坎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乎兩剛又有陽而中虛為火之類也此我之離也天下又有三者陽剛止

截乎其上也繫之辭曰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三者陰柔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兌兌說也明乎我之說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坤者乾之兩非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艮兌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吾之變化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為已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為已足而己也坐井而觀天不知天之大大也坐血氣而觀已不知已之廣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吾本无此四者之殊人之言之者自殊爾人推吾之始名之曰元又曰仁言吾之通名之曰亨又曰禮言吾之利名之曰利又曰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又曰固指吾之剛為九指吾之柔為六指吾之清濁為天地指吾之震巽為雷風指吾之坎離為水火指吾之艮兌為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之照臨為日月以吾之變通為四時以吾之散殊于清濁之兩間者為萬物以吾之視為目以吾之聽為耳以吾之噬為口以吾之握為手以吾之行為足以吾之思慮為心言吾之變化云為深不可測謂之神言吾心之本曰性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為加焉曰命得此謂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寔謂之偽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无咎其忻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悔當而小謂

之者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謂盡焉謂之賢言乎其變謂之易言乎其无所不通謂之道言乎无二謂之一今謂之已謂之已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妙已也一也二之者私也格也安得无私與格者而告之姑即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嚙所以能嚙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嚙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為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嚙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止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嚙非嚙在嗅非嗅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嚙如此嗅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

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為聖者不加為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昏此未嘗明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為昏為明也昏則二明則一明因昏而立名不有昏者明死自而名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非天也天即道天即乾天即易天即人天與人亦名也大傳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非先聖之言也憂即天萬物即天孔門之徒聞聖人之言而差之以己意參其間而有是言也此非吾孔子之言也吾道一以貫之此孔子之言也其曰易與天地準此亦非孔子之言也何以明之天地即易也幽明本无故不必曰仰觀俯察而後知其故也死生本无說不必原始要終而後知其說也是非非吾孔子之言也其徒之已說也神即易道即善其曰繼之者善也離而二之也離道以善莊周陷溺乎虛无之學也非聖人之大道也孔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此孔子之言也聖人即易也德業即易也繼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又非孔子之言也何者離易與天地而二之也子曰之下其言多善間有微礙者傳錄記述者之差也其大旨則善也不繫之子曰者其言多不善非聖人之言故也乾即易坤即易其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非聖言斷斷如白黑如一二之易辨也凡如此類不可勝紀善學易者求諸已不求諸書古聖作易凡以開吾心之明而已不求諸已而求諸書其不明古聖之所指也甚矣自古聖指東學者求西讀書者滿天下省已者千无一

萬无一孔氏之門學者不知其幾而日至者无幾也月至者又无幾也三月不違者顏氏子一人而已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矣而況于不在孔門者乎幸有一曾子獨不然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豈訓詁之所能解也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所可得而語人者曰吾无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而已終不可得言也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而已寔无得以告人也何為其然也尚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尚不可得而有也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絕也意必固我无自而生也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于是雖然思亦何害于事箕子曰思曰睿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亦何害于吾事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可以精粗論也儆戒无虞罔失法度正易道之妙也堯舜允執厥中執此也兢兢業業弗敢怠也禹之克艱不敢易也湯改過不吝去其不善而復于善也文王翼翼小心也信吾信謹吾謹儆戒吾儆戒執吾執兢兢吾兢兢業業吾業業艱吾艱改吾改翼翼吾翼翼无二我也无二易也既曰天下何思何慮而又曰執曰兢兢業業曰艱曰改過曰翼翼无思无慮者固如此乎但兢兢但業業但克艱而弗易但改過但翼翼方兢兢業業克艱而不易時此心果可得而見乎果不可得而見乎果動乎果不動乎特未之察耳似動而不移也似